

3 最近十年香港青年的主觀福祉 對家庭和香港整體社會的展望

趙永佳 黃子為

前言

在 2014 年 9 月，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俗稱「佔中三子」）等正式啟動「佔中（環）運動」，企圖以公民抗命的手段，向政府爭取合乎「國際標準」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成功吸引大量本地年輕人參與。其後，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和學民思潮等學生組織與運動發起人「佔中三子」鼎足而立，漸漸取得運動的主導權，期間，特區政府更派出以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為首的代表和學聯會面，商討香港政制改革，遊說他們呼籲參與者結束運動。此外，不少年輕人更利用網上媒體呼籲支持者，自發佔領旺角、銅鑼灣、尖沙咀等地方街道，運動規模發展遠超預期，演變成日後的「雨傘運動」。雖然持續兩個多月的佔領運動並未取得實質成果，但是現時愈來愈多年輕人熱衷社會運動，已是一件無可否認的事實，而且行為愈趨激進。自 2015 年初，不少年輕人接連在上水、屯門、沙田及元朗等地方發動反水貨客的「光復行動」，部分參與者集體指罵疑似是水貨客的本地市民和內地旅客，其後演變成肢體衝突行為，對特區政府管治造成不少挑戰，同時引來普羅市民的不滿。

近年，年輕人參與街頭抗爭有增無減，行動愈來愈變得激烈。有論者認為，欠缺向上流動機會是青少年上街抗爭的原因，他們感到未能獲得香港政府的有效幫助，因而將不滿化作為行動。關品方（2014）直指，現今年輕一代缺乏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樓價高企而難以置業，再加上近年大量內地人來港消費、置業、就業等，搶走年輕人原本不多的機會，他們感到被既得利益者剝削，因而對舊意識、舊體制和舊秩序不滿，甚至作出反抗。當然，另有論者持不同意見，認為新一代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不是為了追求物質生活，而是支持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包括民主、自由、公義及個人權利等，政府以為提供更多上流和置業機會，就可以減少年輕人上街，這是大錯特錯（黃偉豪，2014）。兩派意見誰是誰非尚待觀察，不過，他們均忽略對香港青年主觀福祉的實徵研究，究竟香港年輕人是否不快樂？他們是否最近才變得不滿，還是一直以來都比其他年齡組別人士不開心呢？本文嘗試以實徵數據解答這些問題，從主觀福祉角度理解近年香港年輕人心態的變化。

過去不少外地實徵研究指出，個人主觀福祉與政治態度和行為有一定程度的關聯，主觀福祉較差者往往持較負面的政治看法。例如，Mishler 和 Rose（2001）分析了中東歐和前蘇聯十個後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治信任狀況，發現當市民生活不如意時，可能會歸咎於政府施政失當，因而對政府的信任度有所下降。在亞洲社會也有類似的研究發現，根據 Wang（2005）對中國內地的研究，改善個人生活滿意度，有助提升個人政府滿意度，進而加強人民的政治信任；Wang（2010）剖析日本等六個亞太國家政府滿意度時，發現較滿意個人收入、工作、房屋等方面人士，亦顯著較滿意政府工作表現。再者，香港的「社會意向調查」（Social Image Survey）發現，個人主觀福祉較差者，也較不滿政治現況，以及較支持社會運動。¹ 由此可見，個人主

1. 例如，根據 2013 年社會意向調查，高達 87.4% 表示生活不快

觀福祉和政治態度息息相關，分析當今香港年輕人的主觀福祉，對瞭解他們的政治態度和行為有積極的幫助。

本文主要運用社會意向調查所蒐集的數據，分析不同年齡組別的個人主觀福祉，檢視最近十多年的趨勢及異同，繼而探討箇中因由，以及對當今香港現況的啟示。社會意向調查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與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共同主持的一項長期電話調查計劃，調查內容主要是針對當時雙方關注的社會時事議題收集民意數據，雖然每次調查主題會因應當時社會議題改變而有所調整，但問卷內容保留不少共同的題目，為變遷研究提供重要的資料。香港調查始於 2000 年，每年進行一次，截至 2014 年，共進行 15 次調查，每次成功完成 1,000 個訪問或以上，回應率達 43% 左右，可信度設於 95% 時，抽樣誤差約在正負 3.1 個百分點之間。

文獻回顧

一般來說，近年的國際學術研究都一致發現年齡與主觀福祉呈 U 型關係，在少年時代，主觀福祉會隨着年齡增長而下降，到中年時達最低點，其後年紀開始老去，主觀福祉又會隨歲月再上升，雖然不同地方的研究，對主觀福祉最低點出現歲數的發現略有不同，但大致上都是在 30 至 50 歲之間，換句話說，中年人應該比年輕人和年長者感到較不快樂（Graham and Pettinato, 2001; Blanchflower and Oswald, 2004; Knight, Song and Gunatilaka, 2009）。

根據 Blanchflower 和 Oswald (2008) 的長時期縱貫式研究，

樂者，同時不滿當時香港政治狀況，而表示快樂者的比例是 73.3%，不滿比例明顯較低。而 2014 年社會意向調查顯示，高達 64.4% 表示生活不快樂者表示支持佔領運動，表示快樂者的比例是 42.2%，不快樂者明顯較支持反政府的佔領運動。

這個關係是獨立於世代效應（cohort effect）的。Blanchflower 和 Oswald 先後運用 1972 至 2006 年美國及歐洲調查數據進行迴歸分析，在控制世代等社經背景因素後，年齡與主觀福祉仍然呈 U 型關係，他們在 14 個東歐國家和 37 個發展中國家的分析中，都有類似的發現，即使逐一檢定每個國家的數據，結果還是沒有明顯改變。這些研究結果意味，年齡與主觀福祉的關係是生命歷程效應（life course effect）的結果。

雖然學術界對於這 U 型關係的成因未有一致看法，但主流意見大致會同時從客觀生活環境和個人心理因素兩種角度解釋（Easterlin, 2006）。論者普遍認為，個人快樂與否，在乎是否滿足於客觀生活環境，年輕人剛進入社會，對生活未來前景有高度期盼，然而，這些目標不是短時間內可以達成，同時生活角色開始轉變，承擔的家庭責任難免隨年齡增長，身心感受的壓力漸漸加強，在未能達成目標的失落和責任增加帶來的壓力下，主觀福祉因而下調，不過中年過後，人們會學懂調整自己對生活的追求，以及能夠適應工作、生活及家庭等壓力，再者，隨著知識和資歷的提升，不少中年人事業已達一定成就，客觀生活環境水平可能有明顯改善，因此主觀福祉又會再隨歲月而提高。

主觀福祉一直是香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課題。然而，對於年齡與主觀福祉的關係，暫時還沒有一致的研究結果。例如，Cheung 和 Leung (2008) 的研究指出，60 歲或以上者的整體生活滿意度較高，然而，其他年齡組別人士沒有顯著差異；Wan、Law 和 Wong (2008) 的研究發現，年齡愈長人士，愈滿意自己生活狀況，在控制其他社經背景因素後，迴歸分析顯示，年齡和生活滿意度呈正相關；另一方面，在一個青少年研究中，Chui 和 Wong (2016) 却得出不同結果，他們發現，年齡與個人快樂程度及整體生活滿意度呈負相關；在台灣和香港的比較研究中，Liao、Fu 和 Yi (2005) 發現年齡和個人快樂程度及整體生活滿意度沒有顯著關聯。出現不一樣的研究結果，

可能因為這些研究只運用單一年分的數據，結果受當時背景因素影響，或是他們以年齡與主觀福祉是否有線性關係 (linear relationship) 為假設來作分析檢定。因此，本文運用縱貫式調查數據，假設年齡與主觀福祉可能是曲線性關係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重新檢視年齡對主觀福祉的影響。

本文嘗試以個人對整體香港和個人家庭的展望，來解釋香港年輕人主觀福祉的轉變。根據 Wrosch 和 Scheier (2003) 的說法，對前景樂觀者，會較積極面對目前的困境，對心中理想較堅持，嘗試不同方法去盡力達成自己的目標，因而更有機會取得成功，主觀福祉水平因此較高。這一論點得到香港本地實徵研究的佐證 (Liao et al., 2005; Wan et al., 2008; Ho, Cheung and Cheung, 2010)。更重要的是，對比現時生活狀況，對未來的展望更適合理解年輕人的主觀福祉，因為他們的人生目標尚在計劃階段，理應還未達成心中理想，只要認為未來前景美好，應能忍受目前的問題。故此，有論者認為，近年香港年輕人愈來愈激進，反映他們對未來愈來愈悲觀，覺得自己被現時制度剝奪發展機會，才會走上街頭抗爭 (陳和順, 2014)。

本研究主要分為以下三個主要部分。首先，我們會展示這十多年來不同年齡組別的個人主觀福祉，以及對香港整體和個人家庭展望的趨勢；其後，我們把相關調查所得結合為單一合併數據 (pooled dataset)，利用隨機效果模型分析 (random effects regression model)，檢定年齡和主觀福祉的關係，測量不同年齡組別對未來的展望，繼而探討未來展望對兩者關係的影響；最後，我們作綜合分析結果，討論箇中因由。

個人快樂

簡單來說，主觀福祉是個人對自己生活的評價和感受 (Veenhoven, 2008)。我們採用單一指標量度受訪者的主觀福祉，直接詢問受訪者的主觀感受，問題是：「整體來說，您最近日子過得快不快樂？是很快樂、還算快樂、不太快樂，或是

很不快樂呢？」愈感到生活快樂，代表主觀福祉水平愈高。在 15 次社會意向調查中，除了 2006 至 2008 這三年外，每一年調查問卷都有這條問題，因此我們可以運用 12 年個人快樂感的資料，檢視自 2000 至 2014 年間香港市民個人快樂程度的轉變。因為假設年齡與主觀福祉的關係是曲線性，所以我們將受訪者分為年輕人（18 至 30 歲）、中年人（31 至 50 歲），以及年長者（51 歲及以上）三個年齡組別，再以交互表列逐年分析不同年齡組別的個人快樂程度是否存在差異。表 1 顯示由 2000 至 2014 年間不同年齡組別的個人快樂感。

在 2000 年，不同年齡組別的個人快樂程度存在顯著差異，年輕人比中年人和年長者快樂，他們表示快樂（包括「很快樂」和「還算快樂」，下同）的比例高達 87.2%，而中年人和年長者的比例是 75.4% 和 71.7%，相差 11.8 和 15.5 個百分點，顯示年紀愈大愈感到不快樂，主觀福祉看似隨年齡而下降（圖 1）。

在 2001 至 2004 年間，不同年齡組別的個人快樂程度仍然存在顯著差異，而且年輕人比中年人和年長者較多表示生活快樂的情況一直維持。不過，中年人的快樂比例漸漸上升，到 2004 年表示快樂的比例升至 80.9%，和年輕人的差距收窄至 3.9 個百分點。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三個年齡組別人士的個人快樂程度在 2001 年都有所下降，快樂比例各自下降 5.4、6.7 和 7.1 個百分點，自 2002 年開始回升，只是三者升幅略有不同，中年人和年長者的快樂比例上升速度，明顯比年輕人士快，在 2003 年兩者快樂比例已超越 2000 年水平，佔 76.2% 和 75.6%，另一方面，雖然 13.2% 的年輕人回答「很快樂」，比 2000 年的 7.4% 高，但表示快樂的比例只有 82.2%，而回答不快樂的比例佔 17.8%，比 2000 年多五個百分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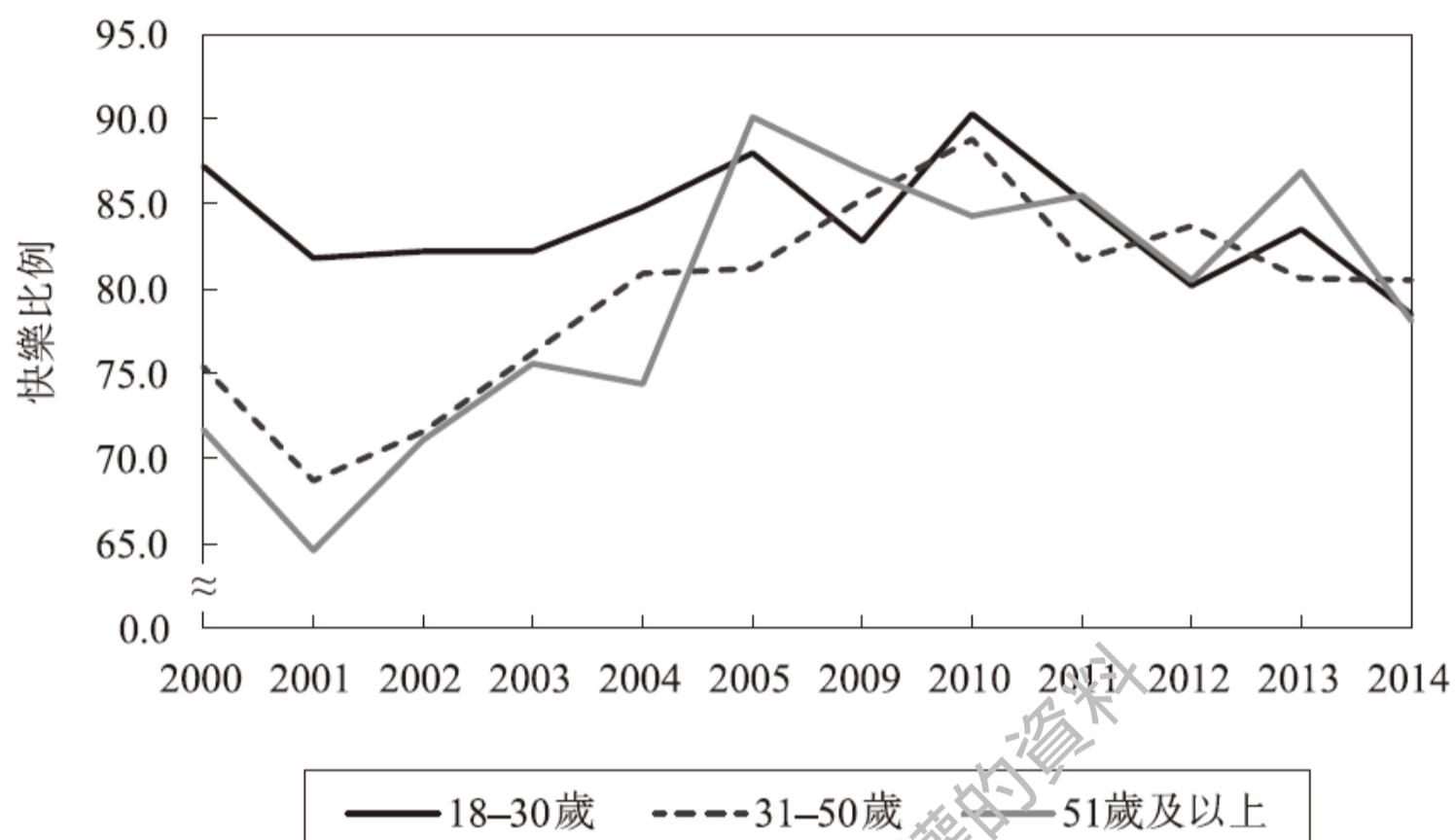
在 2005 年，年輕人的快樂程度終於回復至 2000 年水平，快樂比例高達 88.0%，而且回答「很快樂」的比例升至 15.2%。不過，最快樂的年齡組別已不是年輕人而是年長者。高達 90.1% 年長者表示生活快樂，更有 20.8% 回答「很快樂」，

表 1：不同年齡組別的個人快樂程度，2000–2014 (%)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18–30 歲												
很快樂	7.4	8.8	13.1	13.2	10.3	15.2	10.2	14.0	12.7	10.6	10.2	8.2
還算快樂	79.8	73.0	69.1	69.0	74.5	72.8	72.6	76.3	72.5	69.6	73.3	70.3
不太快樂	10.1	14.7	14.5	16.0	13.7	10.7	15.3	9.2	13.1	16.6	12.3	13.7
很不快樂	2.7	3.5	3.3	1.8	1.5	1.2	1.9	0.5	1.7	3.2	4.3	7.7
31–50 歲												
很快樂	9.4	8.7	7.3	8.6	8.9	13.5	8.2	14.9	13.6	7.1	9.4	11.2
還算快樂	66.0	60.0	64.3	67.6	72.0	67.7	77.1	73.9	68.1	76.6	71.2	69.3
不太快樂	19.9	22.8	24.1	20.2	14.7	16.4	10.5	10.5	14.4	11.7	15.6	14.0
很不快樂	4.7	8.5	4.3	3.7	4.3	2.4	4.1	0.7	3.9	4.6	3.9	5.6
51 歲及以上												
很快樂	11.8	11.1	13.9	9.7	11.6	20.8	13.2	18.5	15.4	11.2	14.4	15.5
還算快樂	59.9	53.5	57.2	65.9	62.8	69.3	73.8	65.8	70.1	69.3	72.5	62.6
不太快樂	20.9	23.6	18.8	16.8	17.9	7.4	8.6	13.1	10.8	14.4	10.2	12.0
很不快樂	7.5	11.8	10.1	7.6	7.7	2.6	4.3	2.7	3.8	5.1	2.9	10.0
卡方檢定	*	***	***	*	*	**	*	*	*	ns	ns	ns
(n)	(997)	(937)	(948)	(957)	(961)	(969)	(954)	(934)	(956)	(942)	(954)	(905)

* $p < .05$ ** $p < .01$ *** $p < .001$

圖 1：不同年齡組別的個人快樂比例 (%)



明顯較年輕人的比例高。雖然中年人的快樂程度仍比年輕人低，快樂比例佔 81.2%，但已經不如 2000 至 2004 年般年齡與主觀福祉是負相關。隨着年長者快樂程度的上升，年齡與個人快樂開始呈 U 型關係，即是中年人比年輕人和年長者感到較不快樂。

在 2009 和 2010 年，不同年齡組別之間的差異仍達統計顯著水平，只是年齡與個人快樂的關係反覆不定。在 2009 年，年齡與個人快樂由 U 型關係演變成正相關。年長人士仍是最快樂的一群，快樂比例佔 87.0%，中年人的比例提升至 85.3%，而年輕人的比例下降至 82.8%，比中年人和年長者低。在短短一年時間，兩者關係又再改變成負相關，高達九成年輕人表示生活快樂，而中年人和年長者的比例是 88.8% 和 84.3%，然而，差距沒有如 2004 年或以前般明顯。

自 2011 年開始，三個年齡組別的個人快樂差異未能達到統計顯著水平，年輕人的快樂比例和其餘兩組的差不多於四個百分點。雖然年輕人的快樂比例在 2011 至 2014 年間有些下調，不及 2010 年高峰期，但是和 2001 至 2004 年時差不多，相關比

例佔八成左右。另一方面，中年人和年長者的快樂比例都有些回落，不過，相關比例仍比 2004 年或以前高。

整體而言，最近十幾年大部分香港年輕人都表示生活快樂，雖然每年數據略有起伏，但回答「很快樂」或「還算快樂」的比例不下於八成，意味他們不是如外界理解般主觀福祉偏低，相反，他們其實一直生活得相當愉快。不過，他們不再是最快樂的年齡組別，因為中年人和年長者的個人快樂程度比十年前提升了不少，變成和他們不相伯仲。與其說香港年輕人變得不快樂，不如說他們沒有如以往般明顯比中年人和年長者快樂，更貼切數據結果。

對未來的憧憬

關於對未來前景的展望，可分為香港整體和個人兩個層面。在香港整體層面，我們選用三個問題詢問受訪者對香港整體社會、經濟和政治三方面未來發展的看法，問題是：「您對香港整體『社會／經濟／政治』未來發展感到樂觀或是悲觀呢？是很樂觀、有點樂觀、有點悲觀，或是很悲觀呢？」受訪者可以選擇以下四個答案，包括「很樂觀」、「有點樂觀」、「有點悲觀」，以及「很悲觀」。在 15 年調查中，當中 12 年都有詢問受訪者對香港整體社會的展望，包括 2000 至 2005 年及 2009 至 2014 年，而對香港經濟和政治未來展望的問題，只比社會展望少了 2001 年資料，大致上，三條問題的詢問時間和個人快樂相同，因此適合分析個人快樂轉變。我們沿用前文分析方法，將受訪者分為三組逐年作交互表列分析。表 2 至表 4 顯示由 2000 至 2014 年間不同年齡組別對香港整體社會、經濟和政治三方面未來的展望。

在社會未來展望方面，除了 2009 外，三個年齡組別每年都存在統計顯著差異。在 2000 年，年輕人明顯比中年人和年長者樂觀，62.6% 年輕人表示對社會未來樂觀（包括「很樂觀」和「有點樂觀」，下同），而中年人和年長者的比例是 46.5%